



楚萍◎著

吴伟业 戏曲作品研究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袖里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是安。
电扫黄巾定黑谷，哭罢君亲再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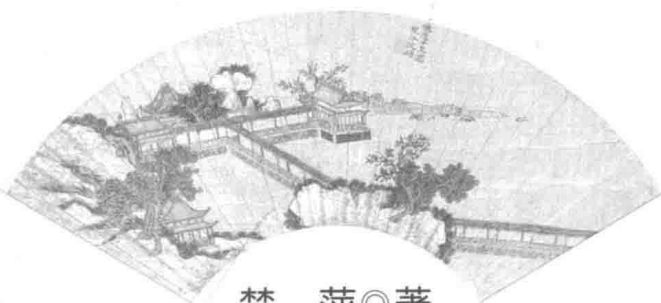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伟堂

吴伟堂 戏曲作品研究





楚 萍◎著

吴伟业 戏曲作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伟业戏曲作品研究/楚萍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161-9798-1

I. ①吴… II. ①楚… III. ①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865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楚萍的《吴伟业戏曲作品研究》是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今年春末，楚萍把修改过的稿子发给我，嘱我为她即将出版的书写序，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因为我了解楚萍撰写这部书稿的经历，也了解书稿逐步完善的过程。正因为如此，这部书能够出版，我尤其感到欣慰。我想通过这篇“序”，记下我和楚萍共同经历的一段时光，也谈谈这本书的亮点所在。

第一次见到楚萍是在硕士研究生入学的面试会上。那是2005年的春夏之交，楚萍即将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作为保送生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参加面试。她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朴实又透着机灵。选择她做我的硕士研究生，这最初的印象起了很大的作用。

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楚萍的科研与学习、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写作都按部就班，完成得比较顺利。硕士学位论文的论题是关于明代戏曲家李开先的。2007年的春天至夏天，她写出一部分稿子就交给我，我看过后返还给她修改，这样她陆陆续续地交稿，我一部分一部分地

看，没有出现赶着看稿、改稿的紧张阶段。那年秋天，我将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在我动身之前，楚萍的硕士毕业论文已经基本定稿。2008年夏初，我还在丹麦，楚萍的硕士毕业论文答辩会我请邓绍基先生安排主持。后来得知，就是在那之后不久，邓先生的病症开始显现。近些年每念及此事，我都很难过，难抑对邓先生的怀念之情。楚萍在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同时，报考了我的博士研究生，并顺利通过了考试。

难以预料的是，博士阶段的学习对于楚萍来说艰难了很多。人生就是如此，一个人一生中，能埋头读书、不问世事的时间不会一直持续。成年之后，生活中不可能只有书本，立足生存是排在首位的。楚萍在被录取之前已经和一个公司签约，因此她放弃了好不容易得到的免费脱产念博士学位的机会。随之而来的是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工作内容和所学专业毫无关系，孩子还幼小，如此种种，使得她必须度心坚持，才有可能完成学业。

其实，在楚萍入学之前，我和楚萍谈到过以她当时的境况以及读博士学位的艰难，她表示有思想准备，能够克服困难。入学之初，就她博士阶段的学习安排和博士毕业论文选题，我和她有一次长谈。那是在2008年9月，我刚回国不久。首先谈到她要不要继续她硕士阶段的研究论题——关于李开先及明代戏曲研究。她表示想另起炉灶，鉴于清代戏曲材料丰富，她想选关于清代戏曲的论题。围绕清代戏曲，我们谈论了不少设想，记得最后我对她说，既然如此，你就从吴伟业开始读吧。没想到，楚萍这一读，就没有从吴伟业的作品中“出来”。

当楚萍告诉我，她的博士论文打算以吴伟业的戏曲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时，我有些担心。专门研究吴伟业的戏曲作品的成果比较少，正是因为吴伟业的戏曲作品一则数量较少；二则没有在戏曲舞台上流行。不像

他“梅村体”诗歌那样自成一体，影响广泛。所以，学界对其诗歌的关注更多。

2013年春天，楚萍交给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初稿，虽然整体说来有些单薄，但我较为放心了。论文从吴伟业的生平、交游及其戏曲作品的论述展开，逐一讨论。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容易讨好的做法，因为不是从问题出发，往往容易缺乏独特的研究角度。仔细读下来，我发现论文的长处很明显：正因为对吴伟业的戏曲作品及戏曲创作思想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所以系统地、原原本本地评介、分析其戏曲作品的特点就有价值。论文的特点是通过细致分析剧作中人物与史传所记历史人物的异同，探讨剧作者寄寓在剧作中的特殊思想情感。再者，论文长于在戏曲作品中的情节细部发现问题，进行分析，从中显出独到的眼光和见解。例如，将《秣陵春》与《牡丹亭》对比，通过分析“离魂”“梦境”与“双影”的渊源关系及其差异，以此阐发《秣陵春》对传统艺术精神的继承和创新。又通过比较《秣陵春》和《牡丹亭》两部剧作结局的不同，得出了结论：《秣陵春》用了一个男女爱情故事的框架，抒发的却是兴亡之感和故国之思。因为论据具体，分析细致，所以有说服力。

当时，我在楚萍的论文评阅书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本论文的特点或曰创新点，一是在关于吴伟业身世经历的论述中，较细致地梳理了吴伟业与戏曲创作有关的交游以及这些不同类型的人对吴伟业的戏曲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二是细致分析了吴伟业的《秣陵春》《临春阁》《通天台》几部戏曲作品在题材选取上的特点、剧情对历史材料改造的缘由及意义等，并且将吴伟业的剧作与之前的《牡丹亭》和之后的《桃花扇》比较，论述吴伟业剧作内容上的时代特色、艺术成就及其在戏曲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论文抓住吴伟业的戏曲作品均写历史题材这一特

点，从人物塑造、道具使用等方面十分细致地分析了剧作者的艺术创造成就以及所寄托的情感内涵，是这篇论文的长处。”2013年夏初，楚萍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时隔三年多，读到这部修改过的书稿，我高兴地看到，楚萍对博士论文做了较大的充实和完善，某些部分更加丰富饱满了。我想，对于吴伟业这位身处明清之际的境遇特殊的重要文学家，关于他在戏曲创作上的成就，应该有不同的、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楚萍这部书的出版，对相关研究领域无疑是有所补充、有所拓展的。我也希望，楚萍的坚韧性格能一如既往，不断发掘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潜能，今后有更多的学术成果问世。

李 玫

2016年12月23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吴伟业研究综述	1
第一节 吴伟业生平评介	1
第二节 吴伟业研究综述	7
第二章 吴伟业戏曲交游考述	16
第一节 与家乐主人交游考述	17
第二节 与著名文士交游考述	39
第三节 与戏曲家交游考述	50
第四节 与民间艺人交游考述	56
第三章 《秣陵春》研究	66
第一节 《秣陵春》与《牡丹亭》	66
第二节 《秣陵春》与《桃花扇》	79

第四章 吴伟业戏曲叙事分析	98
第一节 《秣陵春》人物形象分析	98
第二节 《秣陵春》故事结构分析	120
第三节 《临春阁》人物形象分析	133
第四节 《通天台》人物形象分析	146
第五章 “梅村体”诗歌与吴伟业戏曲创作	156
第一节 “梅村体”诗歌艺术源流分析	157
第二节 “梅村体”诗歌叙事艺术分析	186
第三节 “梅村体”诗歌与戏曲之关系	196
第六章 吴伟业戏曲创作心态论	204
第一节 徘徊于诗歌与戏曲之间	204
第二节 以史为鉴：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214
第七章 吴伟业戏曲理论	219
第一节 戏曲抒情论	219
第二节 戏曲功能论	223
第三节 戏曲流变论	226
参考文献	231
后 记	241

第一章 吴伟业研究综述

第一节 吴伟业生平评介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灌隐主人、鹿樵生，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戏曲家和书画家。他生于明朝万历年间，师从复社领袖张溥，中崇祯四年会试第一、殿试第二，其试文被崇祯帝亲批“正大博雅，足式诡靡”^①，并亲赐吴回乡归娶。他在明代历官翰林院编修、东宫侍讲、南京国子监司业、左中允、左谕德、弘光朝少詹事。明亡后归家隐居，誓不出仕。但迫于清政府的高压和双亲的敦促，于顺治十年违心仕于清廷，为秘书院侍讲、国子监祭酒。顺治十三年十月，嗣母去世，上书请假奔嗣母丧，顺治十四年初抵家，此后未再出仕。其事见于《清史列传·贰臣传》《清史稿·文苑传》、嘉庆《太仓州志·人物列传》（二）、程穆衡《娄东耆旧传·吴伟业传》。

^① 吴伟业：《太仓州志·人物列传》，转引自吴伟业著《吴梅村全集》附录一，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8页。

综观吴伟业的一生，有几个重要的转折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师从复社领袖张溥。张溥，字天如，号西铭，太仓人，与吴伟业同乡。其伯父张辅之曾为南京工部尚书。张溥之母为其父侍婢，出身低微，一度被赶出张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张溥读书十分刻苦，其所读之书必手录七次，故其书斋称“七录斋”。他认为当时的腐儒穷其毕生精力钻研于八股文，目光短浅，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益，乃有志于兴复古学，倡导以古学兴天下。他后来创建的复社，即取“兴复古学”之意。吴伟业跟随父亲在王在晋家塾读书期间，曾与李明睿相处过一段时间。李明睿一见吴伟业，大加赞赏，预言张溥将以古学兴天下，力劝其父吴琨使伟业跟随张溥学习。据说曾有孩子窃取吴伟业的文稿投赠张溥，张溥一见，大为叹赏，“文章正印，其在子矣”^①，亲自延请伟业至其家，相与讲求“通经博古”之学。明朝末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复杂，朝廷内部也矛盾丛生，顾宪成、高攀龙领导的东林党在兴复古学的同时，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在铲除魏忠贤阉党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明末文人以兴复古学为号召的党社为数不少，在吴伟业生活的太仓周围，即有松江陈子龙领导的“几社”、太仓张溥领导的“应社”。吴伟业师从张溥之时，张溥周围已集聚了大批以兴复古学为己任的文人，如张采、杨廷枢、陈子龙、万寿祺、阎尔梅、沈眉生、黄宗羲等，甚至后来臭名昭著的吴昌时当时也与张溥等人交好。崇祯元年，张溥贡入太学，扩大了交游范围，结识了众多名人，名满京都。崇祯二年，张溥以兴复古学、致君泽民为号召，集合大江南北众文社，成立“复社”，并召开尹山大会，一时声势倾动朝野。崇祯三年，吴伟业等人参加南京省试，复社士子中式者颇多，吴伟业、杨廷枢、万寿祺、阎尔

^① 顾渭：《吴梅村先生行状》，转引自吴伟业著《吴梅村全集》附录一，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3页。

梅、吴继善、吴克孝、彭宾等人皆入选，复社号召力进一步增强。崇祯四年二月，吴伟业会试第一，殿试第二，崇祯帝亲赐归娶，一时传为美谈。可以说，吴伟业师从张溥之后，在张溥及复社的影响下，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最终走上了科举入仕这条道路。但也正因为吴伟业入仕之初即贴上了复社的标签，其政治生涯也变得更加起伏动荡。

二是崇祯帝自缢，清兵入关，明朝覆亡。吴伟业在明朝的政治生涯虽如履薄冰，胆战心惊，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深受崇祯帝厚恩。他在崇祯四年会试第一、殿试第二的名头，曾使温体仁一党甚为不满，并借机弹劾其座主周延儒。崇祯帝亲阅吴伟业的会试试卷，评价很高，认为其试文“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并亲赐归娶，使吴伟业一生引以为荣。崇祯九年秋，吴伟业奉命典湖广乡试，作为主考官，为明朝拔擢了一批才子名士。崇祯十一年二月初七，皇太子出阁，就讲文华殿，崇祯帝亲问伟业《尚书》大义，对他的讲解十分满意，赐其瓜果等物。《梅村家藏稿》卷二十二有《风流子（掖门感旧）》：“记当日，文华开讲幄，宝地正焚香，左相按班，百官陪从，执经横卷，奏对明光。至尊微含笑，《尚书》问大义，共退东厢。忽命紫貂重召，天语琅琅，赐龙团月片、甘瓜脆李，从容晏笑，拜谢君王。”^①崇祯十二年，伟业奉命赴河南封延津、孟津二王。后因母病，改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可见，崇祯一朝，吴伟业时时小心，因而并未出现贬官甚至罢官等事，甚至还几次得到了崇祯帝的赞赏，对于刚愎自用、猜忌成性的崇祯帝来说，实属难得。因此，吴伟业始终感念崇祯帝的恩德。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今景山）。消息传到太仓，正在隐居的吴伟业痛苦不已，亦投绳，被家人发现后解救下来。清兵入关后，他曾与好友王翰相约出家，但因家人劝阻，终未成行。正因未能追随崇祯帝而去，吴

^①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79页。

伟业始终心怀愧疚，欲以遗民自终。顺治九年，清两江总督马柱国奉旨举荐地方人才，疏荐吴伟业于朝。伟业闻讯后愤懑烦忧，抱病家居。侯方域听说后，致书吴伟业，历数其出仕之“三不可”“二不必”^①，劝其珍重名节（《与吴骏公书》），吴伟业的复书已不存，但侯方域之友贾开宗曾亲见吴伟业复书，言辞慷慨，并发誓“必不负良友”^②。贾开宗特意在侯方域《壮悔堂集》之《与吴骏公书》后书写了自己的感想。因《壮悔堂集》付刻时，吴伟业还未被迫应召，故其后还有“其后当事敦迫，卒坚卧不出”^③之句，并对吴伟业其人及其复侯方域之书评价颇高。可见，直到顺治九年末，吴伟业仍是选择坚持做遗民，不应清廷之征召。这体现出吴伟业对崇祯帝，对明王朝的深厚感情。

三是出仕清廷。从记载来看，顺治十年之前，吴伟业坚持不出仕清廷。但随着清廷日益严厉的敦促，吴伟业也不得不为未来打算。顺治十年四月初，吴伟业亲至南京，拜谒两江总督马柱国，上《辞荐揭》，并作二诗相赠，表示其不愿出仕之意。但吴伟业也听到、看到清廷征召的严苛。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十二年，明遗民傅山被召举博学鸿词，以老病辞，清廷“令役夫舁其床以行”^④。可以想象，顺治年间的征召当比康熙年间更为激烈。吴伟业本就“清羸善病”，自知其必须出仕清廷后，于顺治十年秋抱病入京，直到顺治十一年夏以后身体才逐渐恢复。对于吴伟业来说，这次入仕，成了一生最大的污点，不仅备受众人訾议，即使从自己的良心来说，也是万万不可原谅的。

据焦循《剧说》卷六记载：吴伟业被清廷启用，即将启程时，士绅

① 侯方域：《壮悔堂集》卷三，四部备要本，（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19页。

② 同上书，第19页。

③ 同上。

④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501列传288《遗逸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855页。

为其饯行。座中有吴伟业之友张南垣，其为明末清初著名的园林大师，特别擅长叠石为山。践行宴会上上演《烂柯山》传奇，讲的是朱买臣的故事。朱买臣未发迹时，只是一穷苦书生，其妻崔氏不满清苦的生活，逼朱买臣写了一纸休书，改嫁张木匠。演至张木匠时，因张南垣在座，伶人将其改为“李木匠”。吴伟业用扇子敲打着小几说：“有窍。”意即伶人将剧中的木匠改名换姓为很识趣之举。此时满座哄堂大笑。当演到朱买臣发迹，衣锦还乡，其妻上前认夫，被朱买臣拒绝时唱道，“切莫提起朱字”。张南垣也用扇子敲打着小几说：“无窍。”意即吴伟业应清廷之召，其行为如同朱买臣之妻改适张木匠，违背了士大夫的“贞节”，是很不识趣的行为。张南垣之语令在座诸人愕然，吴伟业也因羞愧而失色^①。

焦循此条记载摘自黄宗羲《撰杖集·张南垣传》，黄宗羲与吴伟业相善，当不至无中生有。可见，吴伟业的仕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议论。外界的议论越大，吴伟业心中的悔愧也就越多。其实，掐头去尾，吴伟业在清廷也就两年多的时间，其间先后经历了陈名夏的惨死、陈之遴的流徙宁古塔，自己时时处于危疑之中，非但未有实际的利益，反而白白丧失了名节。归家不久，奏销案起，吴伟业的名籍被褫夺，这恰恰遂了他的心愿，从此再也不用为此心怀愧疚了。即便如此，他还是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其悔恨之情不仅见于诗篇，如“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过淮阴有感》）^②、“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

① 焦循《剧说》原文如下：“张南垣精于累石，而善滑稽。吴梅村起用，士绅饯之，演《烂柯山》传奇。至张石匠，伶人以南垣在座，改为李木匠。梅村以扇确几，曰：‘有窍！’哄堂一笑。及演至买臣妻认夫，唱‘切莫提起朱字’，南垣亦以扇确几，曰：‘无窍！’满堂为之愕胎，而梅村失色。”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之八，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04页。

②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8页。

死，憔悴而今至于此”（《遣闷》其三）^①、“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贺新郎·病中有感》）^②，至死也不敢忘怀，令其子在他死后“殓以僧装”（见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③，以见九泉之下的崇祯帝和殉国诸友。

吴伟业的一生，前半生与“党祸”相始终。他自出仕起就贴上了“复社”的标签，卷入了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生于明末，亲身经历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既有仇视农民起义的心理，又有同情下层民众多灾多难生活的感情。他与复社人士陈子龙、杨廷麟、杨仕聪，明末四公子中的侯方域、冒襄、陈贞慧等人相友善，同阉党遗毒及误国误民的奸权做斗争，在政治上可以算是积极的、先进的。他还是著名的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合称“江左三大家”，学习元稹、白居易长篇歌行体诗歌的写法，开创了诗歌史上的“梅村体”，风华独胜，情韵为深，留下了《圆圆曲》《鸳湖曲》《永和宫词》《箫史青门曲》《洛阳行》等脍炙人口的“梅村体”诗歌。他的词以描写细致、刻画入微见长，多写女性情怀和离情别绪，具有江南词作清丽芊眠的特色。不仅如此，他还涉足戏曲领域，创作了传奇《秣陵春》和杂剧《通天台》《临春阁》，借戏曲这一形式，抒发了故国之思和兴亡之感，在明末清初的戏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吴伟业还是著名的书画家，其书法赵孟頫，好作山水画，深谙董其昌、黄公望笔法，笔墨清疏秀雅，传世作品有《山水图》《桃源图》《南湖春雨图》《溪山无尽图》等。

吴伟业的交游十分广泛，不仅有当时的达官显贵，还有艺术家、方外之人，甚至还有下层的妓女、戏曲演员、民间艺人。概括来看，主要

①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页。

② 同上书，第585页。

③ 同上书，第1406页。

有六大类：一是明末的政治清流，如陈子龙、杨廷枢、杨廷麟、范景文等人；二是家乐主人，如吴昌时、徐汧、李明睿、王时敏、朱必抡、徐懋曙、吴绮、宋敬舆、魏裔介等人；三是戏曲家，如尤侗、李玉、李渔、袁于令等人；四是戏曲演员，如王紫稼、刘冬儿、寇白门、卞玉京，其中刘冬儿、寇白门、卞玉京等人还是明末著名的妓女，均以演唱昆曲著名；五是当时的民间艺人，如善说书的柳敬亭，善于昆曲清唱的苏昆生、善鼓琴的王生、善歌的朱乐隆等人；六是方外之人，如善诗的苍雪和尚，曾相约出家的愿云和尚（即好友王翰）等人。

第二节 吴伟业研究综述

吴伟业的一生，无论从政治生涯、生平交游，还是从文学创作、艺术成就方面来看，都显得比较复杂，难以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明亡是他人生中的大事，未能追随崇祯帝而去成为他终身的遗憾。作为明代遗民，他在崇祯王朝覆灭后不久，便开始思索明亡的原因。仕清是他人生重要的分水岭，从此之后，他不能再以明末遗民的身份自处。深受儒家思想忠君观念影响的他，成了被人不齿的“两截人”，承受着来自社会和自身的双重精神压力，时时遭受着良心的谴责。这种谴责投射到文学作品中，就具有了很强的自我批判精神和自省的力量，“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这样的自我批判在其作品中屡见不鲜。

对于吴伟业的研究，其实从吴伟业尚在人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康熙七年，吴伟业门生顾湄、周瓚编成《梅村集》四十卷，其中诗歌十